



容齋續筆卷第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
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
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
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中嘗醉登武
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
殺甫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
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



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案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况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

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為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

對思嘉言復以光為丞相案嘉之就獄由光
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禰其賢嘉用忠直隕
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
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媚王莽為漢蠱賊尚
得為賢也哉

朱温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
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
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

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
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
辭直為之緩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
舟中者鑿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
萬口數月不食矣與其焚之為煙沉之為泥
願乞其所餘以救其全忠為之留數困滄人
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謂有
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為人以其為
唐鴟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斥楷歸田里宋

州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憚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為遣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為不足道於全忠則為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矣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

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縣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為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

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十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倪撰成德王士真碑倪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貶遣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修香

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夢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珣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珣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

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翰林日記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為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案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

之始年也

戊為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為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注云自古有此言案許叔重說文於速字上引虞書曰方速孱功又曰怨匹曰速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儻為速孱以耦為匹以仇為速其不同如此而儻字下所引乃曰苟救儻功自有二說旻字下引虞書曰仁閱覆下則稱旻天藝字下引虞書雉藝今皆無此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經文不同聊

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
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艸木麗
乎地服牛乘馬為備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
為若賞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
天地網緼為天地壹壹繻有衣初為需有衣
絮書晉卦為晉巽為臯艮為艮所引書帝乃
殂落為殂乃殂窟三苗為竅音塞也三苗勿以
儉人為諛人諛問也在後之侗為在夏后之詞
尚不忌于凶德為上不基峙乃糗糧為餼糧

教胄子為教育子百工營求為負求至于屬

婦為媯婦

媯音鄰
姓身也

有疾弗豫為有疾不愈我

之弗辟為不辟截截論言為彘彘巧言有圜
圜升雲半有半無獮有爪而不敢以擬及以
相陵懷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
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馬既禱新臺有泚為
有玼焉得諼草為安得憲艸牆有茨為有薺
棘人樂樂為嚮嚮江之永矣為羨矣得此戚
施為醜醜伐木許許為所所儻儻俟俟為仵

伍侯侯嘽嘽駱馬為疹疹赤馬几几為已已
又為擊擊音慳民之方殿屎為方唵唵混夷
駝矣為犬夷呬矣陶復陶穴為陶復地也室
其會如林為其旒國步斯頻為斯曠滌滌山
川為傲傲論語荷蕢為荷史褻裘為結衣又
有跽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諛諛音願
徐接浙為澆浙澆其兩切左傳尤涼為牝涼
艾夷為艾音發夷圭實為圭窬澤之萑蒲為
澤之目築也禁苑表甸兩牡為中佃一轅楠柎

藉幹為楸部薦幹公羊闔然為規然規失冉切暫見
也國語觥飯不及壺殮為佻飯不及一食如
此者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
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
矣而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
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為之切嘗
原其說亞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悖

直行行者方其將也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
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
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
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使不得驅馳
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
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乘輿黃屋顧制命
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
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
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命其可惜

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
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
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
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煬王煬帝

金首完顏亮隕於廣陵葛王褒已自立於是
追廢為王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
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
謂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覲

德壽宮奏其事

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為類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謚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尤詳仍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潁考叔以為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

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案莊公為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而取王子為質以威王畀虢公政而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子之師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潁及泉之誓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曾無一語以貶之書姜氏為母子如初杜注云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書鄭伯以齊人

朝王曰禮也杜云莊公不以虢公得政而皆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不度德杜云鄭莊賢書取郟與防歸于魯曰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為一區無復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為悖理

唯公羊子於克段于鄔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為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日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
有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
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
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
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
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
三變而之大過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
之比趙鞅救鄭遇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

考功辨事吏劉仲德寫

河南人

即演而為說然崔杼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叔
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專為二子所作
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
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
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
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予謂此正是用
中文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論事不
假着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為
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穀

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
王休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頤但以文辭合其
所行之事耳至於為羸敗姬伐齊則可等語
自是一時探賸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
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
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為
主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

諸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為太守
郡掾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
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謹案侍
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
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
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
淹滯衆職荒頓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
度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大為不敬臣請法
車召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輒以

文書付功曹從事復須罪誅詔不許予觀近
時士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將臣重行竄黜
闔門待罪而已如繇此章蓋與為它人所糾
亡異也豈非身為司隸職在刺舉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泱肌膚而淪骨髓不
過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怪竒卓詭之事也
楚昭王遭吳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
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

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竟
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
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
耳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
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
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氏四
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祿山亂至扶
風士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召入諭之曰朕
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

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朕甚愧之今聽各
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訣歸見
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衆皆哭曰死生
從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大
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
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士心
益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林說王武
俊託為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
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從

化及奉天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
在隱憂以德綏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玉庭
湊盜據成德韓愈宣慰庭湊拔刃弦弓以送
及館羅甲士於廷愈為言安史以來逆順禍
福之理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訖為藩臣
黃巢偽赦至鳳翔節度使鄭畋不出樂奏將
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曰以相公風痺不
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曰吾固知
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率倡

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道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

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耶

容齋續筆卷第六

容齋續筆卷第六

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晦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佗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為一斗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為說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

石二三斗乃可給至於水腳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為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并僦船負擔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見唯會稽為輕視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為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

為主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考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

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
女子也男子亦然幽風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也夜
者日之餘其為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
尚可逢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
史漢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注
文其辭乃云一尺縵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為不同後人但引尺
布斗粟之喻耳厲王子安復為王招致賓客
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
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
淮南內二十一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
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
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
高誘叙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
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

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
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薛國長安

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
語武帝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案王制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
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
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為百萬塗山之

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為僿言無可疑者所謂
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
是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
周末始為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
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
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
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邾杞
滕鄆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為邦亦自有
持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為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遇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為月陽破為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互為魁罡也酉陽雜俎夢

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為破未之前聞也

俗語算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
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三六五八四
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

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語算數然淮南
子中有之三七十二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
漢書律曆志劉歆典領鍾律奏其辭亦云八
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
十四人有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
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
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伍文用事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東

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宮市之擾民
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
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
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叙用即追陸贄
鄭餘慶韓臯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為刺史
人情大悅百姓相聚譟呼又謀奪宦者兵既
以范希朝及其客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
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
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

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
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景
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雋知名之
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速欲盡据大權如
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已者皆亟斥徙以
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盖有居任文之
地而但務嘯引沾沾小人以為膺犬者殆又
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
作其中賣炭翁一篇盖為宮市然則未嘗能

絕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為錦
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
知五十絃所起劉昭釋名笙篴云師延所作
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
錄云笙篴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
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
造坎侯言坎坎應節也後訛為笙篴予案史

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應邵曰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顏師古不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攷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絃皆動蓋此云

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時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

之藥皆在焉未能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
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權火舉而祠
若光輝然屬天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
比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
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
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禪大詔天若
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黃雲蓋焉見
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蓬萊諸
神若將可得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

光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群臣
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可為觀如緱城
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
詞旨亦相似

僭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
家董卓郗鳩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

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
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
郭象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
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而大者必晦於
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
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
元成萍州可談所載王荆公在脩撰經義局
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
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

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
以為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料云予妄意莊
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
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
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
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
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

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誠心而師之予
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來莊
子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
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
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為
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為之辭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
董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少豪未上主父偃竊

其書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
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
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
五行志載其對曰漢當亡秦大赦之後承其
下流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
睢者衆故天災若語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
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恐
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
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恐而誅之如吾燔

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顛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為善廟殿之災豈無它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

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

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劉寶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至五艦它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買既至趨趨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內府予時為樞密檢詳為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知

明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寶靳固奄有伺為已物則宜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還充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以為前殿正室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引內董偃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

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所創為退朝德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圖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為漢取舊名，非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賈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鷄。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唐趙嘏廣之為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

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帷卷閑。窺戶牖空暗。
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栖。樂苑以為羽
調曲。玄怪錄載。蘧篔二娘工唱阿鵲鹽。又有
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踈勒鹽。滿座
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
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
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皇帝鹽。而俗傳
以為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韋
毅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為劉長卿而題為別

宕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帥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
弟子輿尸。正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
倚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
既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
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
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步騎六十萬。為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

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為
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
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
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招討使群帥如
李光顏烏重嗣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
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
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
竟無成績王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
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為契丹所攻中國

兵力寡弱桑維翰為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
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駑材反
虜然重威為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
身殉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橐它奔竄僅
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續筆卷第七

容齋續筆卷第八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為卜著為筮故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畧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

家至四百一卷後世無傳焉今之撰著者率
多流入於影象所謂龜策惟市井細人始習
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大夫未嘗過而問也
伎術標榜所在如織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軌
析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為君
平家家自以為季主每况愈下由是藉手于
達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路毀譽紛紛而術
益隱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
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顛帝之兆

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皆
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灋
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
六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它不復可見世
謂文王重易六爻為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
易已如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于
飛和鳴鏘鏘有偽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
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嫁伯

姬之繇曰車說其輶火焚其旗寇張之狐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納王遇皇帝戰于阪泉之北鄆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姓盈宋姓子蓋言羸與盈同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魚窺

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為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為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

之馮翊之櫟陽為藥陽蓮勺為輦酌太原之
慮虎為廬夷上黨之沾為漆河內之隆慮為
林廬蕩陰為湯陰潁川之不羨為不郎南陽
之鄴為擲堵陽為者陽鄴為讚沛之鄴為嵯
鄆為多清河之鄆為輸汝南之平輿為平預
濟陰之宛句為宛句江夏之沙羨為沙夷九
江之橐臯為拓姑廬江之雩婁為吁閭山陽
之方與為房豫瑯邪之不其為不基東海之
承為證長沙之承陽為烝陽臨淮之取慮為

秋廬會稽之諸暨為諸既太末為闡末豫章
之餘汗為餘干洋潼之汁方為十方蜀郡之
徙為斯益州之味為昧金城之允吾為鉛牙
允街為鉛街武威之撲剌為蒲環張掖之番
禾為盤和安定之烏氏為烏支上郡之龜茲
為丘慈西河之鵠澤為桔澤代郡之狝氏為
權精遼西之且慮為起廬令支為鈴祗遼東
之番汗為盤寒樂浪之黏蟬為黏提南海之
番禺為潘隅蒼梧之荔蒲為肆浦交趾之羸

樓為蓮萋九真之都龐為都聾日南之西捲
為西權淮陽之陽夏為陽賈魯國之蕃為皮
皆不可求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叙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
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為詩訓故
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
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嬰為
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

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
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
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
之學藝文志韓家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
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
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
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
改正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
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瑱而

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切

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矣它亦無足言

五行衰絕字

木絕於申故神字之訓為木自斃水土絕於巳故泥字之訓說文以為窮瀆圮字之訓為岸圯及覆火衰於戌故滅為滅金衰於丑故鈕為鍵閉製字之義昭矣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軼者
韓信擊魏以木罌缶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
以將軍屬淮陰擊魏罌度軍史記蓋此計由
邑所建也信謀發兵襲呂后其舍人得罪信
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晉灼
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滇陽侯樂說
史記作樂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
也滇昌侯趙衍從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

上計欲還衍言從它道道通中牟侯單右車
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印侯黃
極忠以群盜長為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
王祁侯繒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
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王史記顏師
古曰謂之祁王蓋嘉其功故寵褒之許以為
王也它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傳項梁
立韓王成以良為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
徒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

古云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案良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訛為申徒自申徒為申都自申都為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也韓信歸漢為治粟都尉表以為票客師古曰與紀傳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記作典客索隱以為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如孔聚以執盾從周竈以長鉦都尉郭蒙以戶衛宣虎以

重將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形跡以門尉棘丘侯襄以執盾隊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丁禮以中涓騎爰類以慎將謂以謹慎為將也許盎以駢隣說衛駢隣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為軍翼也說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為衛也許瘳以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清侯以弩將留盼以客吏馮解散以代大與大與主爵祿之官也史記作太尉斬疆

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讀史者云

蕭何紹韓信

黥布為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為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破紹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為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

故俚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恐於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已為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東豨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布見漢使驗問即發兵東取荆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為帝其為反逆已明唯越但以

稱病不親詣邯鄲之故上既赦以為庶人而
呂后人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事越獨為
寃且危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
為反形已具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
其事等耳乃以為不知狀而赦得釋何也樂
說告信賁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
越不論賞豈非漢朝亦知其故耶藥布為越
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奏事越頭下上召罵
布欲亨之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苛細誅

之上乃釋布拜為都尉然則高祖於用刑為
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網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
蟲惟蟲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
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
繭蜘蛛之結罔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
蛭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
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罔也布絜引經捷急上

下其始為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疎
密分寸未嘗不齊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
日必為人與風所敗唯閑屋堦坦人迹罕至
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為
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
驚恐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
人犬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
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
稱孫權為至尊方在漢建安為將軍時已如
此至於朱葛亮周瑜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
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此劉備寄寓此
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肅
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說
郝普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
尊遣兵相繼於道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
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

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為計甘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之權為張遼掩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權欲以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踈糧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為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厭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它在清廉鄉後廢為僧坊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案當塗所刊太

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
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
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為郡人
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偽為
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邪
歐陽志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
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為正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近古今獨

姑蘇曰吳郡吳縣有盤門閭門葑門婁門齊
門它皆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
者鄭最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門閨門皇門
鄆門墓門又有師之梁桔扶之門周曰圍門
魯曰雩門雉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
門公羊傳有爭門吏門宋曰彤門桐門盧門
曹門澤門揚門桑林之門邾曰魚門范門衛
門闕門蓋獲之門齊曰雍門亦有揚門鹿門
稷門吳曰胥門宋垤澤之門見孟子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
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
塵染素衣語意皆妙絕晉陸機為顧榮贈婦
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齊謝元暉酬
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用
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于盧高弱以盧叛齊問丘嬰圍

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鄰
弱致盧而出奔晉魯臧氏食邑于防臧紇得
罪使來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為
紇致防而奔齊案弱紇二人據地要君故孔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
不信也然齊魯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
故而背之蓋當是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
國務為詐力權謀之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
禮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帶甲約降既解甲

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祗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歲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黃魯直詩歸燕畧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

予聞於錢仲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教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沉周郎赤壁為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姑舅為婚

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

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無服並據理不可為婚並為尊卑混亂

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勅局看詳以為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

皆偏閏之制漫附於此

容齋續筆卷第八

容齋續筆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邠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威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為久長若揆之以理則威公弒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

立堅是為襄公襄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
與偕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
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
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
先覆族而六家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謂貢禹
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姪自好當
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為

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
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
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
過案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
傳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
前為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
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
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
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

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
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
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
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
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膺位九卿
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兒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
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

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
其言遂貫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
上所為不可上意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
世本持橐箚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
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
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
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
說餘曰信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當可願
假竒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
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
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禽七國反周亞夫
將兵往擊會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
高壘使輕兵塞其饒道以全制其極亞夫從
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

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闕與趙奢救之去邯
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既
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畧所謂玩
敵於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前
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也鼂錯傳
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
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為城陽中尉鄧公者豈
非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為此策乃自請而後
行顏師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

已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

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龜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為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在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也至其孫武仲得罪于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

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蓋請為先人立後也
賈再拜受龜使弟為為已請遂自為也乃立
臧為為之子曰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室
龜樓句龜所出地名以上為信與僭僭吉僭不會
如晉昭伯問內子與母弟皆不對會之意欲
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歸而察之皆無之
執而戮之逸奔郟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
平子立會為臧氏後會曰樓句不余欺也臧
氏二事皆以龜故皆以弟而奪兄位亦異矣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為辭孔安國傳
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
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
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
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
不見於它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
必有以為据矣莊子以為禹攻有扈國為虛

厲非也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祚篇載之甚備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歲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

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歲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無

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
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机之銘曰皇皇
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哈口戕口鑑之銘曰見
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
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
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
危於忿寔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
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謹戒必共共則壽履

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
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
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
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
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
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之銘
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
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

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政
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傳
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
可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傳傳文頴注曰賈誼
作在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
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記勝欲則從欲勝計則
凶蓋出諸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書謂以丹
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
契以待功臣蓋有不同也

漢景帝

漢景帝為人甚有可議鼂錯為內史門東出
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
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
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
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且又我使為
之錯無罪臨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為王坐侵
太宗廟塹地為宮詣中尉府對簿青訊王遂
自殺兩者均為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

殺之錯方貴幸故畧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爰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息恐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何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

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攻好時最擊咸陽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

兵車趣攻戰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
戰疾灌嬰傳破秦軍於杠里疾闚攻曲遇戰
疾力戰於藍田疾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
項冠於魯下所將卒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
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擊武別將
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軍於歷下所將卒
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橫所將卒斬騎
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所將之卒身生得
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將卒

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擊
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
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
所將卒斬小將十人傳寬傳屬淮陰擊破歷
下軍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尉勃擊陳豨酈商
傳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
國印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為
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瓚史筆超拔高古范
曄以下豈能窺其籬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

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減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為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繫急昭為言太后后以語文帝迺得釋王恢坐為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輜重下

廷尉當斬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

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

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

帝曰比

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更失入心安石
曰
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為耳是時安石力
行新法以為民害向經曹佾能獻忠於
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
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
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
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
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

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
衆甫之然哉以此盖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
武孫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其
圉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
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
也使如之孟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
其良人出必厭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

則盡富貴也妻憫其所之乃之東郭墻間之
祭者乞其餘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
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復數十百語而但
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結之史記封禪
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陵神君李少君
謬忌少翁游水發根樂大公孫卿史寬舒丁
公王朔公玉帶越人勇之之屬所言祠竈化
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泉宮臺
室栢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闕基小方泰帝神

鼎雲陽美光緱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老
父牽狗白雲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雞卜通天
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城十二樓凡數十事
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則武帝所
興為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
結尾之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
氏者其子克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有敝篋

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後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趣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

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於穆脩所作後序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王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

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
唐有斯文哉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時韓
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
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
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
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
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
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
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

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則在
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
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畧不及
之乃以為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
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
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泊陽大年專事藻飾
謂古道不適用於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
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
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為至當

容齋續筆卷第九

容齋續筆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

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惟良折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為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為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

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為助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為參客或謂徹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與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受凡此數

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鄼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洎以丞相定

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為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貴誠重大將軍有揖容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弘車來邪

大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隸趙將軍張廷尉亦燁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郾大司馬當擊宛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為亞相尤錄錄不足數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

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證王珪褚
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
甫陸贄杜黃裳裴垙李絳李藩裴度崔群韋
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為一時名宰考其行事
非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
甚擇人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
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

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為郡吏
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吾丘壽王為東郡都尉
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
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
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
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
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
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觀此三者則
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為長吏

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
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
耳

苦蕒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
黃苟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
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
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
平慮草以考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

青綬唐五行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
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
二分說者以為草妖予案買菜即苦蕒今俗
呼為苦蕒者是也天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
今次年亡國中宗後二年遇害雖事非此致
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何狀楊雄甘泉賦
并閭注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
政不平則傾也顏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
慮耳然則亦異草也鬼目見爾雅郭璞云今

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負而毛如耳瑤也
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南
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
子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
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大如木瓜而
小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
名連蟲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

一案為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
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
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
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公館
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
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
道美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
皇子束脩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
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

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
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學士答
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
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士亦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固多尤其是家兄
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
月末雇舟離均借人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
家兄雖得歸潁昌而尚未聞來耗已累遣人

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
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
月則須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
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
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潁昌府則此帖當在
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
擢帥河東至於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
留半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
得今世為長吏雖居葦爾小壘而欲送還兵

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視其私計辨否為
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儆策使申固要束
稍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
風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人
常畏死則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
至此多以為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
旨意蓋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為至愚至賤輕

盡其命若刈草管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與
我為敵國慄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
之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
匠鄲夫代大匠鄲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
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
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骨瀕於餓隸其與受
僂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
運倂擾至於空天下而為盜賊及夷考其故
亂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也秦漢隋唐

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如王仙芝
黃巢不過僥覲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
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馮異
之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王
宗侃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
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竒智畧之士當亂離之際雖
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

間史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
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
姑撫其小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
帥綦公順攻郡城為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
以為謀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
降海州臧君相帥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
士二十人夜襲之掃空其衆徐圓郎據海岱
或說之曰有世劉徹者才畧不世出名高東
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郎使迎之

世徹至已有衆數千圓卽使徇譙杞東人素
聞其名所向皆下裘甫亂浙東朝廷遣王式
往討其黨劉晔勸甫引兵取越憑城郭據府
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間則長驅進取浙
西過大江掠揚州還脩石頭城而守之宣歙
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
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
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駢乞師於宣州秦彥
彥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過江將奉

以為主或說之曰僕射順衆心為一方去害
宜復奉高公而佐之搃其兵權誰敢不服且
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
切恐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
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
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
鐸不以為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
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成都攻楊晟於彭州
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

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人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旦出洵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為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洵虜者稍遠出弓拏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為條列七事為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

其他姓名不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唯乾坤為能盡之若屯隨二卦但大亨貞臨無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者十一象同人離咸兌恒遯萃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

亨利者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
履泰謙節坎震豐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
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八卦皆無之觀
剝晉睽始歸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剝
睽始猶可強為之辭它則不復容擬議矣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興義兵討之惟孫堅以
長沙太守先至為卓所憚獨為有功故裴松
之謂其最有忠烈之稱然長沙為荊州屬部

受督於刺史王叡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
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堅乃承
案行使者詐檄殺之以償曩忿南陽太守張
咨鄰郡二千石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
之是以區區一郡將乘一時兵威輒害方伯
鄰守豈得為勤王乎劉表在荊州乃心王室
袁術志於逆亂堅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
死皆可議也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為長沙王封其子為
吳侯案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
耳而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
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
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正
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為之于未有治之
于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
光武感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
子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

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為師後常云天下
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
不可同日論也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
乃改元雖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為永初
威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為建和唐宣宗以
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
本朝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

太祖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為太平
興國元年去新歲總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
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說而

國史傳記皆失傳切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
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
遜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
位而無元年尤為不可也若唐順宗以正元
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正
蓋已稱太上皇嫌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

劉禪孫亮石宏符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
足責晉惠帝改武帝太熙改永熙而以為欲
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
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
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仍父乾祐周世
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
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

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鷄犬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驅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千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志姑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於洪州書至饒又衍二十里是為七百六十里也饒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五里是為六百四十五里也饒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

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為五百七十里也唐
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都至外國尤為詳
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驛又百
里至南康縣然今虔至潭口總四十里又五
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也以所經
行處驗之知其它不然者多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十五則

古罇于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
四金者罇鑼鐃鐸也以金罇和鼓鄭氏注云
罇罇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
鼓相和賈公彥疏云罇于之名出於漢之大
子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唐漢什
邠民既祚以罇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
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甚

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罇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徵精三禮為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罇于也衆弗之信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圖說云其製中虛權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

獻為證云今樂府金罇就擊於地灌水之制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罇一山紋罇一園花罇一繫馬罇一龜魚罇一魚罇工鳳罇一虎罇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報王墓傍五里山摧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罇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闊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闊寸一分并尾長五寸五分重十三

介紹熙三年予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陽縣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分足闊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鐔也予家蓄古彝器百種此遂為之冠小鐔無損缺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渾全然亦可考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異自峽來實諸弱籠中取者不謹斷其鈕匠以藥鐸

而柵之遂兩兩相對若三禮圖景祐大樂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興王鑑一節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正為此云

孫玉汝

韓莊敏公績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績密以栗及王欲玉汝之義前人未嘗用最為古雅案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

王汝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劾罷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孫玉汝記榮王宗綽書目有南北史選練十八卷云孫玉汝撰蓋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辨論之至切不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

為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臯高錯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諱臯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祗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此事尤為乖刺錯

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林載崔殷
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
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託之至於三四殷夢
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
已姓殷夢諱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
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
父名臯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
從子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
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為工部尚書新除郎

中于鄴公參文紀以名父嗣業與同音竟不
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于室文紀坐謫石
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高錯取士

高錯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頗得才實
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
此新唐書所載也案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
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
奉勅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錯在禮部每舉

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
為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撫言載錯第一榜裴
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錯庭譴之思謙
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錯知
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携士良一緘
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堦下白曰軍容有
狀薦裴思謙秀才錯接之書中與求魏我錯
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
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

放錯悅首良久曰然則畧要見裴學士思謙
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
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缸斜背解明璫。小語
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若桂
枝香。然則思謙亦踈俊不羈之士耳錯徇凶
璫之意以為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
先是大和三年錯為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
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
侍郎賈餗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屬吏部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用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兩部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為前行故兵部班級在戶刑禮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謹為侍郎

六人皆名臣二選稱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為甚其變而為三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惟

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閑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摠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籍及每大禮則書

馮蕃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局如金吾街仗
司騏驎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司不過每季
郎官一往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此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
之至於階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
散階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為大夫者十
一為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為將軍者十
二為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

于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

本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易舊省
部寺監名稱為郎大夫曰寄祿官政和中改
選人七階亦為郎欲以將軍校尉易橫行以
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嫌其塗
轍太殊亦請改為郎大夫於是以卒伍廝圉
玷汙此名又以節度使至刺史專為武臣正
任且郎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在唐為方
伯刺史在漢為監司在唐為郡守豈介冑恩

倖所得處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名將晚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勲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衆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呂蒙陸遜之詐竟墮孫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

圍之飢凍而退及思政徙荊州舉韋孝寬代已歡舉山東之衆來攻凡五十日復以敗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致書於崔猷猷曰襄城控帶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靜易相應接潁川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城而遣良將守潁川則表裡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足為患宇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

為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將帥皆莫
及而攻圍潁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
當陳國衰削之餘北伐高齊將畧人才公卿
以為舉首師之所至前無堅城數月之間盡
復江北之地然其後功周彭城為王軌所困
欲退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塞旗
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一旬之
間水路遂斷摩訶又請潛軍突圍復不許遂
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皆沒焉此四人之過

如出一轍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
四君順宗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
王殺建成元吉明皇幸蜀為太子所奪唯睿
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為史冊所表然以事
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子
猶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
自決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謙嗣昇封王皆

以上皇誥而出命又遣皇帝巡邊二年七月
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即歸政然則猶
有不獲已也若夫與堯舜合其德則我
高宗皇帝

至尊壽皇聖帝為然

楊儵注荀子

唐楊儵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
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
為下則遜注以為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

篇所引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
順事注以為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為梗思
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
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
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
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辨上悅之曰朕雖非
太宗得卿如魏證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

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為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傳巖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竚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正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為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技

竒寧拘品秩百度群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僿之况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為相總半年而罷後貶柳州司戶將軍制云不為自審之謀苟竊相接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彌兵學能活國冒半歲容身之贊無一朝輔政之功唯辱中台頗興群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袞以今觀之適足詒後人譏笑新史贊謂

捍豚臠而拒獠牙趣亡而已悲夫

楊國忠諸使

揚國忠為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第署一字不能盡胥吏因是恣為姦欺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案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

關內道及京畿採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玄館學士脩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槩可見矣宮市之事咸謂起於德宗正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正元末以官者為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輔

祖宗朝宰輔名為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為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為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鎔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

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為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既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崇寧以來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器之以待制為樞密都承旨道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歛馬遣人傳語相揖而過左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

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以為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為不然亦無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案天聖編勅諸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副參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勅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

贊云請不拜班首前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答拜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儀上將軍大將軍御史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寮序班於中書門外應節度使至刺史並綴本班中丞揖訖入宰相降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東武西並北上臺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寮拜宰相答拜訖退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行拜不答拜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客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

司使橫行副使見宰相樞密使普階上連姓稱職展拜不答拜參政副樞並列行拜見若諸司副使閤門候見參樞亦不答拜

國朝上下等威其嚴如此已而浸廢文潞公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詔百官班迎於門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元豐定官制王禹王蔡持正為僕射上日始用此禮其後復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樞密史寅緣得副承旨每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葉子昂為

相獨抑之使與卿監旅進送之于右序不索馬及王抃以國信所典儀吏為都承旨且正任觀察使遂禮均從官矣

東坡自引所為文

東坡為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

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
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
然不敢言去案此二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
公乞致仕不允批荅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
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
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
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
為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
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呂惠卿

詞亦然乾道中邁直翰苑荅陳敏步帥詔云
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
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
正以公為法也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